



我参与探讨红楼梦作者是否是冒襄的缘起(上)

□吴希林

如皋红楼梦研究会成立7年多来，主要围绕冒辟疆是不是《红楼梦》真正作者这个主题进行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个成语叫“先入为主”，说的是要打破人们的成见，推翻前人的结论，要花上不知比前人多多少倍的努力，甚至徒劳。对于这项研究的艰巨性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对如皋的红楼梦研究，积极参与者有之，热情支持者有之，冷漠观望者有之，讥讽嘲笑者亦不乏其人。因此，我写这篇小文章，说说自己对如皋红楼梦研究的认识过程，希望无论是认识我还是不认识我的同志，了解一点如皋红楼梦研究的情况，以免只凭成见作出赞成或反对的简单结论。

一、对胡适先生“考证法”及“考证”结果的质疑

2014年8月18日，如皋红楼梦研究会成立，并与长寿研究会合署办公。我作为长寿研究会的驻会人员，便理所当然成了红楼梦研究会的会员。我本是个红学研究的门外汉，但我有个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既然当了会员，总得搞清点情况吧。于是，找来了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书籍文章，也从网上购买了《红楼梦》研究资料，加上自藏书中有关《红楼梦》研究方面的老古董。我首先对胡适先生的文章如饥似渴地进行了认真阅读，而最想弄清的是“考证法”与“索隐法”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曹雪芹著作《红楼梦》的铁证是什么？但我看后一头雾水。胡适先生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说：“十六回凤姐谈‘南巡接驾’一大段，我认为即是康熙南巡，曹家四次接驾的故事。”且不说曹家四次接驾于虚乌有，后文另论。只说将书中故事与曹家联系起来不正是索隐吗？其实，胡适先生“考证”得出的6点结论，最主要的是后两条，即第5条：“《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作的。”第6条：“《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这不是索隐是什么？这与索隐派有何区别？读遍胡适先生的考证文章，没有见到曹雪芹著作《红楼梦》的一点“铁证”，而考证的只是一个曹氏宗谱中没有记载的曹雪芹：此人何年生？何年死？与《红楼梦》问世时间是否吻合？曹雪芹与曹寅是什么关系？是儿子？是侄子？还是孙子？考证这些与曹雪芹是否是《红楼梦》的作者有什么关系呢？无非是要把《红楼梦》说成是写曹寅家族兴衰的故事。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挖空心思，说什么曹雪芹出生太迟，怕他感受不到曹家掌管江宁织造时的繁华，写不出书中的故事；如曹雪芹死得太早，又怕阅历太浅，同样写不出书中的故事。怎么办呢？反正在曹氏宗谱及其他史料中鲜有介绍曹雪芹生平的文字，这就使曹雪芹的年龄有了可塑性，生，向前推一点；死，再向后拉一点，似乎就能自圆其说了。这种随意性，就连考证派内部也颇有争议。至于他们考证的结论，自然就成了《红楼梦》是作者“自叙”，写的是“曹家的事”，这同样是索隐法得出的结论。

考证乎？索隐乎？让我迷惑不解。读完胡适先生的大作，加上其他一些“考证派”的文章，我的感受只有两个字：失望。失望的同时，自然就增加了我对《红楼梦》真正作者探

讨的兴趣，仅此而已。

二、对自古至今关于《红楼梦》作者争论的分析判断

《红楼梦》初问世时，是没有署作者姓名的，后亦有署无名氏的。清朝乾隆时期，舒元炜、戚蓼生、梦觉主人等都为《红楼梦》作过序，但序中缄口不提作者是谁，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谁是作者。程伟元也是乾隆时期人，他在《红楼梦序》中干脆明确说：“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说明他还是经过一番探究，但仍不知作者是谁。舒元炜、戚蓼生、梦觉主人、程伟元这几位与《红楼梦》十分相关的人物，与北京西山的那位曹雪芹生活年代十分接近，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都不知道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第一回写的“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难道他们都没有看见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假语村言”，欺骗那些白痴的，如果信了，自己岂不也成了白痴？

从清朝到民国时期，探索《红楼梦》作者的人就多了。中华书局于1963年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共二册)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时期大量的红学研究资料，其中有一部分提及作者问题，但半数都说不知道作者是谁。如清末早期红学家孙桐生在《妙复轩评石头记叙》中说：“惟作者姓名不传。”王兰泚(兰皋居士)在《绮楼梦契子》中说：“《红楼梦》一书，不知谁氏所作。”犀脊山樵竟以鄙夷的口气说：“不知谁何伦父续成者也。”如此种种。有的虽说是曹雪芹，但又提出质疑，如清末诗人邱炜菱在《小说闲评》中说：“《红楼梦》一书不著作者姓名，或以曹雪芹作，想亦臆度之辞。”也有提出其他作者的，如被称为文化奇人的清代文学家黄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判断：“《石头记》成于先朝遗老之手，非曹作。”一些人提出“非曹作”并非简单臆想，而是根据全书内容进行分析推断得来。如清文学家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中说：“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私家故实。”国朝第一大事是什么？再大也只不过清军入关推翻明王朝，建立清政府。因此，蔡元培先生认定，《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其主旨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只有把握住全书的内容实质，才能找到它的真正作者。

被称为“主流红学”的考证派，也有质疑之声。如俞平伯老先生，在他86岁时写下《关于治学向和做文章》，感慨地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了。……科学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像话，简直不能读。”国务院参事室文史研究馆赵天琪先生，曾是周汝昌红学研究的得力助手，现也成为如派红学的坚定支持者，被聘为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专家顾问。北京大观园管委会主任马俊潼先生先后两次给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书赠条幅“正本清源”和“冒著红楼”，以表示对如派红学研究的支持。据内部消息，中国红学会一位副会长，也对曹雪芹著作权质疑，带着遗憾的问号驾鹤西去。

自古至今的一片质疑声，不知不觉地将我带进了《红楼梦》作者的研究行列之中。

再读《芙蓉女儿诔》(一)

□丁建国

我曾在《“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走”——冒辟疆著作〈红楼梦〉中几个女性形象的原型试证》第六部分考证晴雯的原型乃冒辟疆妾吴扣扣，文如下——

晴雯，乃吴扣扣。

《芙蓉女儿诔》里面的如下语句直是冒辟疆为扣扣所写：“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鼎炉之剩药犹存，襟泪之余痕尚渍。镜分鸾别，愁开麝月之奁；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委金钿于草莽，拾翠于尘埃。楼空鸠鹊，徒悬七夕之针；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何以言此？且先看有关资料。

清顺治十八年，五十一岁的冒辟疆择定当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正式将贴身丫环吴扣扣升格为妾，不料扣扣在六月间突然患病，于中秋节后二天病亡，年方十九岁，但“吴如君”的名分已定。吴扣扣葬如城南郊影梅庵侧“冒家龙坊”。

吴扣扣，崇祿十五年生，原籍真州(江苏仪征)人，随父亲流寓如皋，英慧异于常人，且眉眼之间呈浅黛色。顺治六年，已嫁冒辟疆数年的董小宛一见欢喜就将其买作婢女，并对冒辟疆说：“这女孩是君他日香奁中物。”后来果成为冒辟疆最宠爱的小妾之一。冒辟疆的好友陈维崧还专为她写一篇《吴姬扣扣小传》。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抽出三个关键。第一，吴扣扣是先得到董小宛的好感，才被冒家买下的。董小宛喜欢吴扣扣，天性相近，所以，《红楼梦》处处写晴雯乃林黛玉之副。第二，吴扣扣眉眼之间呈浅黛色，所以祭晴雯的《芙蓉女儿诔》里有“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

倩谁温？”第三，吴扣扣在冒辟疆要将她从贴身丫环升为侍妾的这一天突然病亡，所以《芙蓉女儿诔》里有“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够了，此数点，足以证明，冒辟疆的贴身丫环吴扣扣，乃是贾宝玉的贴身丫环晴雯的原型。

以上文字，说是考证，实在嫌简。

前不久，潘兄邀我谈谈《芙蓉女儿诔》之心得，借此机会，重作稍详细的考证。

一、吴扣扣与冒辟疆

陈维崧《吴姬扣扣小传》(下文简称《小传》)：“姬姓吴氏，小字扣扣，名涓兰，字湘逸，真州人。久家如皋，冒巢民先生侍儿也。今年中秋后二日，绮岁正十九，先生将为饰孔翠，传阿衡，备小星嘉礼焉。而先期一月，姬遂病，病一月遂死，先生哭之恸。”

《小传》作于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据此上推，吴扣扣当出生于崇祿十五年壬午(1642)。冒家买入当在九岁，董小宛去世之前一年。十岁即茹素，随冒母马恭人念佛。十三岁作随房丫鬟，侍冒辟疆，在冒辟疆身边读书学习。吴扣扣聪慧异常，“授以诗词，辄能讽习。”尤其爱读《文选》《杜诗》。

那么，吴扣扣是什么时候真正成为冒辟疆枕边之人的呢？周羽步戊午年访冒辟疆作《题匿峰庐一律并赠巢民先生三绝》，诗中作注：“己亥冬过访时，尊慈太夫人、尊闾夫人、子舍姚苏两夫人、如君湘逸皆在。此来皆作古人矣。”(《冒辟疆全集》1274页)周羽步称吴扣扣“如君”，似乎那时冒府已经承认其姬妾的身份了。

但是，我坚持认为，吴扣扣成为冒辟疆的枕边之人不在己亥，而在庚子辛丑之间。我的根据在《冒辟疆全集》中的两组诗——《偶成二绝》(冒辟疆《全集》272页)和《辛丑晚春久雨初霁携小姬湘逸看画提桃花闭门湘中小阁山涛过访不值有四绝句戏为和答并付湘逸》(冒辟疆《全集》280页)。

偶成二绝

庭前欲种相思树，意蕊心珠久寂寥。
今夜菖蒲花尽发，是何情性起根苗。

《偶成二绝》是冒辟疆写给吴扣扣的，其中透露了冒辟疆和吴扣扣的感情的秘密。

其一大意是说，长期以来，痴情郎冒辟疆生活寂寥，情感饥渴。但是他尊重吴扣扣的人格，未作孟浪之举，而忍受相思之煎熬。谁料想，今夜，菖蒲花竟然全开了。冒辟疆于是乎喜不可禁，欣然问：“是何情性起根苗？”

文人雅士喜欢养菖蒲，因为菖蒲有着清逸的品格，淡泊的性情。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曾在其《长物志》中，将菖蒲与兰花、菊花、水仙并列为花中四雅。冒辟疆身为文人，肯定也喜欢养菖蒲。“菖蒲花尽发”，在冒府或许真有其事。但是这里更是诗人的象征。象征吴扣扣终于向冒辟疆敞开心怀。以菖蒲开花象征吴扣扣动情，倒也贴切。吴扣扣名涓兰，字湘逸。菖蒲芝兰，本一类也。

其二大意是，董小宛去世十年，我冒辟疆每晚孤单冷清，你吴扣扣来我身边已数秋，也是独抱衾裯。今夜你终于动情与我缱绻，这可是董小宛在天之灵爱将你推送到我枕边的啊。

要知道，吴扣扣来冒府第二年，董小宛就去世了。更要知道，董小宛见吴扣扣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举止娟好，肌理如朝霞，眉间作浅黛色”的小美人，私下对冒辟疆说：“是儿可念，君他日香奁中物也。”十年之后，吴扣扣终于接受冒辟疆了。这当然是“双成”董小宛怜“小小”吴扣扣，更怜痴郎冒辟疆。



文明是城市之魂 诚信是立身之本